旁白:

回到查理苏的办公室，我才注意到窗外早已被浓重的夜幕笼罩。

一路上我的脑海中满是查理苏与孙主任的争执，他在医院的工作似乎并不如我想的那样一帆风顺。

还有医疗事件与他的老师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
趁着查理苏被桌面上的文件吸引了注意，我打开手机，输入关键词“埃西诺医疗事件”。

埃西诺医疗事件，网页上如是写道，一位叫做埃西诺的医生接诊了一名罹患坏死筋膜炎的病人，名叫艾玛。

艾玛生命垂危，手术几乎切掉了她半边身子，才保住了她的性命。

但代价是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全身瘫痪，丧失了正常的生活和交流能力。

就在半年后，艾玛的父母及她本人被发现自杀于家中，原因是——至少据遗书说——治疗产生了巨额负债和瘫痪的艾玛带来的负担。

埃西诺医生被艾玛的姨母起诉，因为遗书中提到是医生“劝说”本来打算放弃的他们接受治疗的。

这个起诉当然并不成立，但埃西诺医生仍然被拘留了一阵子，甚至遭到了舆论的谴责。

我:

埃西诺医生就是查理苏的导师吗?

旁白:

我的心中五位杂陈。

过于相似的情境和一个不确定的结果，当时那家医院为此饱受非议，直到埃西诺医生离职情况才稍微好转。

离开的时候，埃西诺医生表示自己此生将不再行医，此后再无音讯。

查理苏:

你怎么不问问我埃西诺医疗事件?

旁白:

思绪被一个声音打断了，查理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看完了文件，坐在旋转椅上，转过来，又转过去。

我:

什么？

查理苏:

你现在肯定对我充满了担忧，恨不得马上知道我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。

旁白:

虽然程度有些夸张，但是这一次我无法反驳。

我:

我确实有点担心——所以我在手机上查了查。

查理苏:

那你怎么不直接问我?

我:

我想……有可能你会不愿意谈这件事。

旁白:

查理苏愣了一下，很快又露出一个笑容。

查理苏:

没想到未婚妻这么为我着想。

不过担心我的事情，还是一定要问的。

旁白:

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刚才的报道中是有一些事情并不明确，也许查理苏会是为数不多知道内情的人。

选项光:问关于“劝说”的事情

我:

那我就问了，为什么说埃西诺医生“劝说”患者?

旁白:

查理苏的嘴角冷冷地弯了弯。

查理苏:

因为她在艾玛父母六神无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。

“如果你们无法决定，那就把希望交给我。”

旁白:

就这样?那么遗书中的指控并无道理,有些惊讶。

查理苏:

没什么可惊讶的，没人能和逝者对质，但是人人都能对“劝说”这个词借题发挥。

到最后连埃西诺医生自己都相信，曾经的“劝说”是错误的。

选项夜:问埃西诺医生为何不再行医

我:

那我就问了，如果对埃西诺医生的起诉不成立，她为什么会不再行医?

查理苏:

起诉不成立，不代表声誉没有受损。

暴露在如此质疑之下，她的心态也受到了影响。

埃西诺医生变得不能下判断，她害怕自己的判断会带来错误的结果。

旁白:

听着他的话，心里的忧虑似乎慢慢扩大了。

我忽然想问，如果他遭遇类似的情况，又会怎么做?

会后悔自己曾经的决定吗?会再也无法信任自己的决断吗?但是想一想，又觉得大概不会吧，这是查理苏啊。

分支结束

旁白:

正沉浸在思绪中，敲门声响了起来，之前的护上站在门口，面色有些凝重。

她走进办公室，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。

护士:

查医生，刚才的患者家属签署了放弃治疗同意书。

他们……已经见完了最后一面，

旁白:

我的思考瞬间停住了，只是本能地奔到桌边。

白纸上满是水痕，下面的签名都被洇得模糊不清。但还是签名了。

一行小字写在最下面。

医生，我们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我母亲如果知道为了治疗她拖垮了全家，也不会开心的。

再下面一张纸，是那份洋洋帮奶奶写下的遗书。

护士:

根据患者的遗书，家属同意捐献遗体进行解剖。

查理苏:

知道了。

旁白:

我感到泪水顺着两颊流下来，我并没有要哭的预感，但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沾湿了整个脸。

心里明明很清楚，让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受苦是不人道的，何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也许正如白纸上写的，知道儿女的状况后，老人自己也会选择放弃。

我全部都非常清楚。只是那些——

再也无法使用的治疗方案。

与孙主任的争论。

老人自己的意志、金钱、家人的心结。

那些查理苏所承担下来的东西。

我总以为，做了很多事情之后，结果总会有一点点的不同。

概率很低的无数个未来里，也许会有一个像老人所向往的那样，她终于康复了，尽管还不能利落地动，却已经能看着孙子健康长大。

被泪水模糊的视线骤暗，我闻到了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，下一秒，我的后脑勺被温热覆盖。

那只手掌有点僵硬，仿佛不知道该如何动作，拍了两下，又揉了揉。

查理苏:

别哭了。

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，

我:

你、你没怎么……我就是、就是突然觉得……

旁白:

替面前的这个人觉得……

我:

输掉了。

旁白:

站在重症监护病房门口，查理外把手按在胸口，用力按下那颗仿佛快要爆炸的心脏。

忍耐许久的钝痛让他咬紧牙关。

他将门打开，那个女人不出意料地又一次站在行将就木的患者身边，与他相同的深紫色眼眸弯出一个温柔的弧度。

???:

宝贝，把这个药给妈妈好不好？

是止痛片而已，妈妈真的好痛。

旁白:

他视诺无物地低下头，剪开固定着呼吸管的胶布，握住了管子。

他突然发现，老人的侧颈处有一个微小的创口，切口有些异样，不像是普通手术留下的痕迹，倒像是接受过某种精密的“改造”。

如果他能够再早点接手——

???:

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和妈妈一样，再坚持一下就能得救了?

Charlie，现在后悔吗?又有人被杀掉了。

旁白:

女人又开口说话了，声音像是在唱摇篮曲一样柔和。

查理苏没有再答话，关掉了呼吸机。

老人的心跳停止了。查理苏记录下时间，按响了房间里的对讲机。

查理苏:

送到病理解剖室。

旁白:

他站在病床前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几个小时前，他的未婚妻就趴在这里，颤抖着去触摸床上那其悲惨的身体。

抬头时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这似乎是他第一次没有与她答话。

医院的天台，一个人影站在那里。他的声音很嘶哑，带着急躁。

男人:

一例实验体在八分钟前死亡，家属同意遗体解剖，要不要——

陆霆:

你去处理掉，手脚干净点。

男人:

是。